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四

~~99~~
~~20~~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2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厚書要語 死者漸也。消漸也。諸侯曰甕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鞞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歛也。釋名棺關也。而以掩屍。又曰櫬。又曰積。小棺曰槨。說文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極究曰不復變也。喪大記壽

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禮記屬續俟絕氣續今之新
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鄰有喪春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禮記狐死于首丘仁也檀弓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
者則令埋而置揭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
待其人周禮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
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木篇千歲厭世而上仙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天地篇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蛇也莊子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胡乱切潰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遙乎無為之表
莊子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
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老子朝
聞道夕死可矣語四死且不朽左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左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
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列子萬物
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
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
孰知其異列子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經雖
九死其猶未悔同上泉下有黃壚山淮南子注秦陽君捐館舍

事類彙編卷之五十一

蘇秦傳

人固有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

異也司馬遷傳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陳元傳

萬死風燭九原

草露

權集

詩句蓋棺事始定

杜

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

坡

萬事投荒十

一年

山谷

古今事實

傳說騎箕

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辰尾上有傳說星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秀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寢疾七日而卒

顏淵蚤死

顏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嗚呼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聞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

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入也以
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娄布被

黔娄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
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
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遺書

慶起起

鄭玄慶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
終有頃寢疾而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絰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華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託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隸從事義之為
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諫也

含突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舉東郭竇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徐兖三州以
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罪令突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之具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

星殞於營

有赤星而芒角流諸葛營俄而亮卒

走生仲達

諸葛亮卒于軍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

妖星見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下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請瞻預笑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胥胥造門耶

減年代死

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徽之俱病篤術人知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

身入類身身集 卷之五十一 五
弟俱盡荷代也未幾獻之卒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黃公酒壚嘆曰若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既亡余為羈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晉書

夢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西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尸解

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軀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晉傳

問地下事

蘇詔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詔言顏淵卜商今為脩文郎

王隱晉書

天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風俗通

不見嫁娶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官貴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太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皆墜鬼錄見故人門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一

六

箕生張說 見墓誌門

預囑後事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於
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棺
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屬疾家人欲碎盤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
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鑿求活耶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
或籀歷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一榻叩頭言阿

妾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

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帝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
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數數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
太夫人急止之哭待之如炊五斗米許時長吉竟死李商隱作

小傳

死付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
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
之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翁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真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斗畝之地十凡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異復夢書故敗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見高子帝

顏泉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使虜道卒

張薦為用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童騎護轎車而

東雅集錄餘

書前定事

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前定錄

魚食龜茲枝

邢和璞居嵩穎間有穎陽書三篇房瑄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食而休于龜茲枝其後房公舍闈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枝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吳贍啟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贍卒

星殞寢室

東雅集錄餘

卷之五十一

八

令孤楚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下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新侯傳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紀

垂崖遺象

張垂崖守蜀乃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訖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免褐繫

縮草裹自為贊曰垂則違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傅霖來訪

張垂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霖二十八歲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死丘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閣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尊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西清詩話

死時雷震

劉元城罌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

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言行錄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嘗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還其方及白金封識宛然

王雱復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太

門入而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官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明人其說甚詳出談因

誤傳已死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一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輕生聞見錄

親書遺表

張南軒杖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在茲此纒纒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垂死之日如生之年

從其治命

以下係遺言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嬴公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顛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及皆先喪而立靈公文十

命英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遺詔刻石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卿年二十有重疾自慮奄忽乃遺命勅兄子曰可致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門

分香賣履

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死為酒壺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

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

送屍施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施林施與鳥獸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三水小牘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綵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更在良二千石下非着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益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沙等不可違命遺命作之是以吾死

為無知也

趙際聞見錄

立言不朽

以下係遺文遺書

晉平公謂魯孫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國語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書上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購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揚班儔也慕天下有上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續成其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亡日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以下係遺忠

季文子平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君子謂

子囊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將死薦賢見交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抗表諫代

房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
不正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
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可作以下係遺德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隋武
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
退不肖也國語

受及甘棠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爰

家無餘財以下係遺業

朱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舊田廬

人勸疏廣為子孫立產業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自
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供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
其過

薄有桑園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卒如所言

柩無所殯

橋玄字公祖為太尉久病卒家貧乏產業無所殯

先分田園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弟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此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法孝直

以下係君思悼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群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徒有威名及見取道濟目光如炬曰及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懼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嘆曰若道濟豈至此

思魏徵

唐太宗遼東之後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停嚴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門人巷哭以下係民哀悼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如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滄三月不聞琴箏之聲

秦春罷相

秦五刑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滄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像

豫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二君之形象先賢行狀

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溫公象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吊弔衣而致奠巷哭而過直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古今文集

雜著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英華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允肆之徒壓溺

古今文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蹙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依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蹙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窮困而歸也驛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道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也於其生全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蹙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

公并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在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盤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周公與殷湯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也

死則氣散

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之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

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以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恠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恠者也。嘗見輔漢知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又公曰。只是元城之氣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神明。為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那般光景。看高節前云。溫溫之氣也。悽

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朱語錄

朱文公易實辯

愚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實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辯。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類太賢存亡。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太風拔木。洪水崩岸。二事併見於易實。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恠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

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即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
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塔又其次
欲作通守范公書先生僚壻則手弱不復能運筆亟命仲子代
書尚力疾塗蠶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纒扶就枕
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一書而後作季子書則
其序頗紊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魯
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
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教育於
家塾方易實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
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纂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
白之富沙邦君實齋王公許以夏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音

黨之士尚有考焉祝穆私識

詩話

服金石藥

韓退之為李平墓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
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
服琉黃一病竟不痊也后山詩

游岱

劉稹字公幹有卧疾詩云常恐游岱崇泰山也人命傷之言病
危欲死也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水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

木介舊唐書盛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
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木枝憂木稼食昂
恨長庚荆公挽韓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
人痿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
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
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常推
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
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
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生張時康節

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
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
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
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五更捐館
見錄

詞識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
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
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人之北歸逗遛於藤州光
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居喪讀喪禮既
葬讀祭禮喪服常讀樂章同上斬衰倚廬齊衰望室儀禮父母
之喪衰冠繩纓管履四制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喪禮衰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檀弓孤斬然在衰
經之中昭十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采采令小
雅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師銜恤入則
靡至檀弓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並美我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雅蓼莪之苦陳蕃荒迷不次表柴骨樂心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耳不甘聞樂
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
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
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

具服飲燕

灌夫與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使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上奉葬親不閉塚隧居其中行服二十一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匿喪受封

後漢季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誦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誦貴賣及會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銅終身

奔喪彈琴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生孝死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視沈滯者累年

在艱戲擲

見博奕門

暮功聽樂

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求尸漬血

唐王少玄父隋未死亂兵少玄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漆者父骨也

辰日不哭

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無緦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 明皇雜錄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効子瞻作詩謗訕聞見錄

主喪禮熟

司馬溫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止叔喪禮何其熟也遺書

匿親忌日以下係忌日

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以社日見社門

忌日不聽樂

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鳥世說

忌日辭攝祭見起復門

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且當攝太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且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實錄

嫁笄墨衰

丁晉公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笄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談

終身之喪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當有喪次

司馬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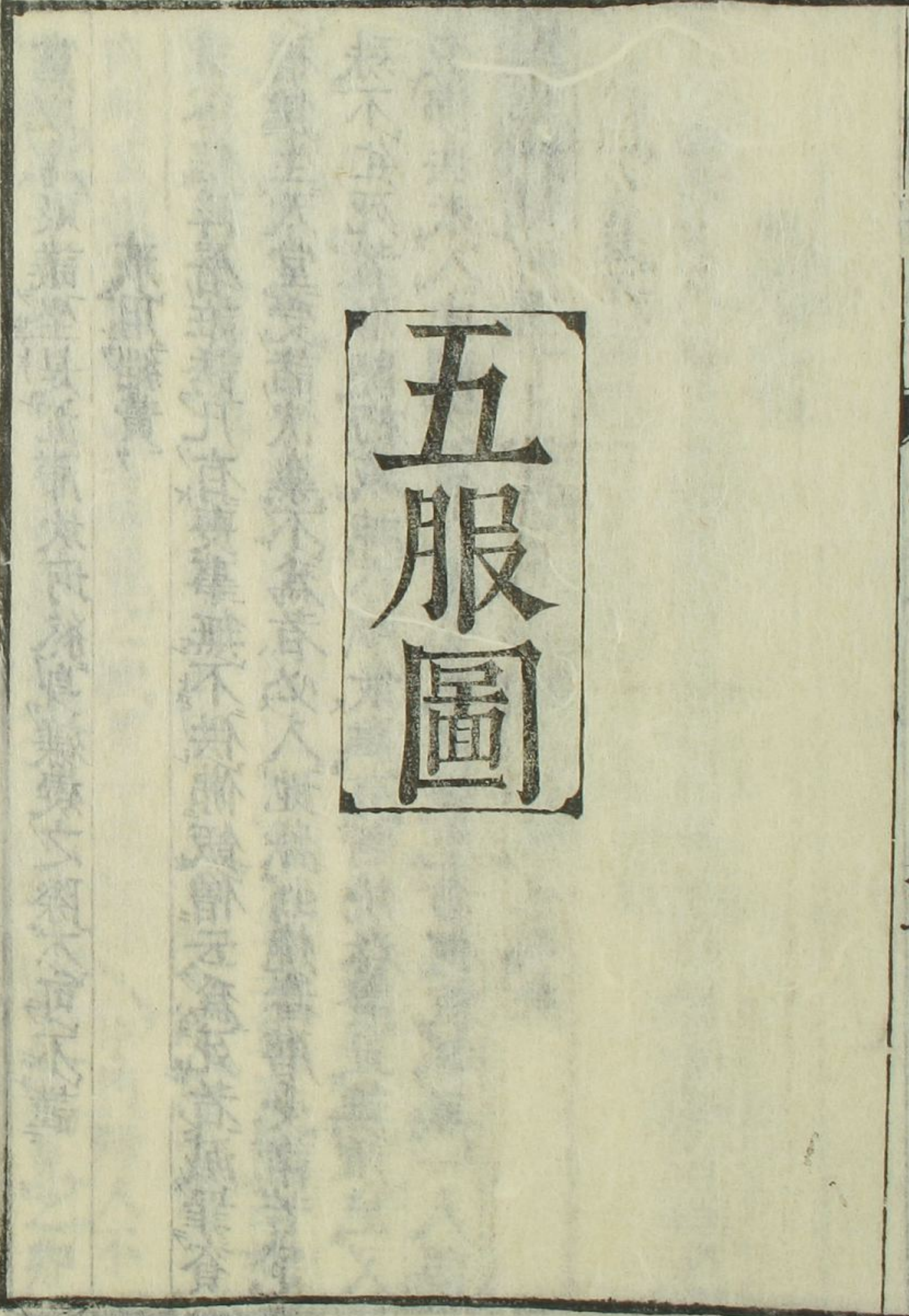
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苦謂藁薦塊謂驚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遺父喪有疾使婢凡藥客往見之卿

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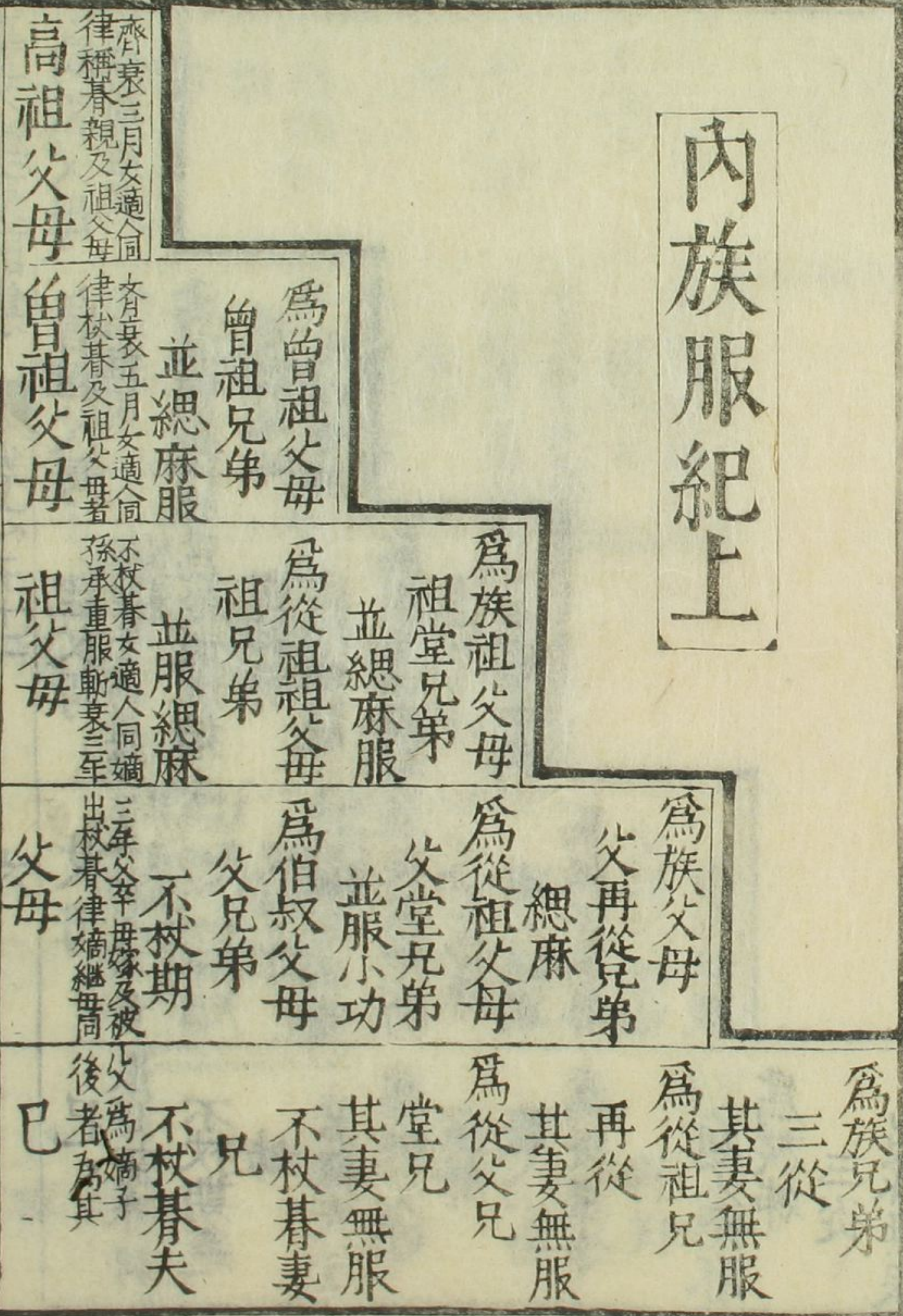
戒用緇黃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判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判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不足信也明矣

五服圖



內族服紀上



高祖父母
者高祖同

曾祖父母
高祖同

祖父母
如祖在為祖母
杖舂

父母
母與親同慈母
非命小功
杖舂

已
服母謂養同
不杖期適

為族曾祖總麻

為從祖祖姑

父姊妹
與子無奈主者
杖舂

若無夫子
不杖期適

曾祖姨妹

祖姊妹

父姊妹

若無夫子
不杖期適

出嫁無服

出嫁無服

父姊妹

若無夫子
不杖期適

為族祖姑總麻

為從祖姑小功

為從父姊

祖堂姊妹

父堂姊妹

堂姊

出嫁無服

適人總麻

適人小功

為族姑總麻

為從祖姊

父再從姊妹

再從

出嫁無服

適人總麻

為族姊

三從

出嫁無服

總麻
兄弟

弟小功

兄弟

弟大功

弟

為姊姒

弟

功

若為人父三
年

身

為再從兄弟之

姪孫女

子總麻其妻無服

為同堂兄弟之子

堂姪

小功其妻無服

為兄弟之子不杖

姪

其妻大功

嫡子三年父母
杖舂衆子不杖

子

內族服紀下

為同堂兄弟之孫

堂姪孫

並服總麻

為兄弟之孫小功

姪孫

為兄弟之曾孫總
麻其妻無服

為曾孫總麻

曾孫

與曾孫同

玄孫

身	母與親 人大功 妹 不杖期 妹大功 妹小功 姊妹 姊妹 總麻 姊妹
子	并女適人大功 無夫子不杖期 為兄弟之女不期 姪女 已適人服大功 為同堂兄弟之女 堂姪女 小功適人總麻 為再從兄弟女總麻 再從姪女 出嫁無服
孫	嫡孫功象婦總麻 女孫適人小功 為兄弟之孫不功 姪孫女 出嫁者龍總麻 堂姪孫女 總麻出嫁無服
曾孫	其妻無服 為弟之曾孫 堂曾孫女 總麻出嫁無服
玄孫	女嫁無服

女為本族上

高祖父母	齊衰	曾祖父母	齊衰	祖父母	齊衰	父母	出嫁
無	曾祖兄弟 服	無	祖堂兄弟 服	無	父再從兄弟 服	無	三從 服
無	為從祖祖父總麻 祖兄弟 其妻無服	無	為從祖父總麻 父堂兄弟 其妻無服	無	父再從兄弟 服	無	再從 為從
齊衰	伯叔父母 功	齊衰	大 其妻無服	齊衰	大 其妻無服	齊衰	堂兄 小功 總麻
齊衰	兄 者其妻	齊衰	大 其妻	齊衰	大 其妻	齊衰	兄 者其妻

母之祖父母
小功

母之父母
母小功

為從母小功長幼總麻若於自身妻總麻
母之姊妹
已於姨之夫無服

已身

為從母姊妹

姨之子

兄弟總麻

無

堂姨之子

服

姑之子

姊妹總麻

無

姨之孫

服

姑之孫
服

為母之服

夫為妻親服

妻祖父母

無

妻父母

總

服

妻伯叔

無

已身

服

妻兄弟及妻

無

服

妻外祖父母

無

女之子

為外孫及妻

服

妻兄弟子

無

女之子孫

無

妻祖父母

服

妻父母

無麻

妻姊妹

服

已身

無

妻子妹

服

無

妻舅及妻

服

女之子

並服總麻

無

妻姊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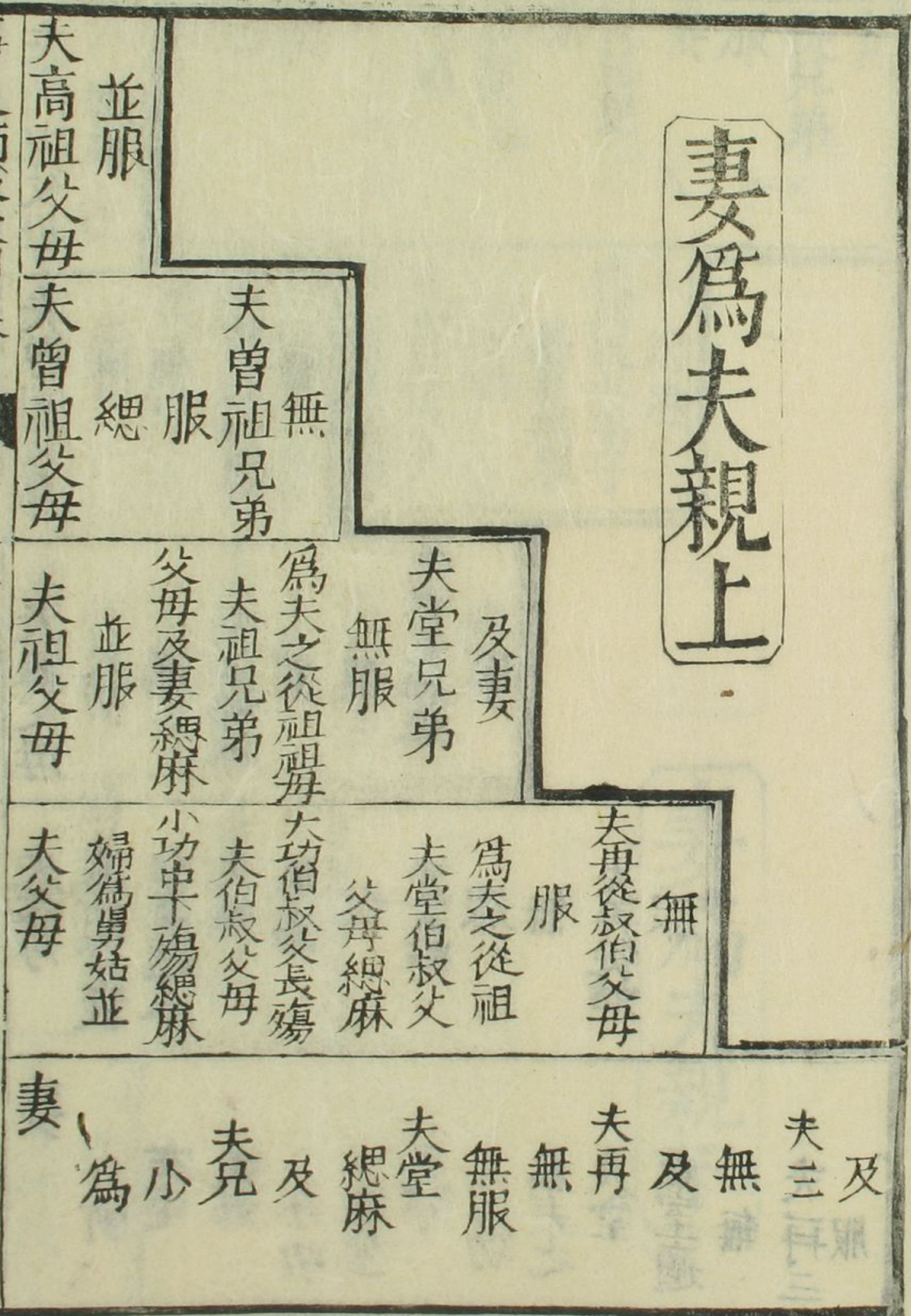
服

女之子孫

服

夫為妻麻服

妻為夫親上



夫高祖父母 夫曾祖父母 總麻 麻 無 服

夫曾祖姊妹 服

夫祖父母 大功 無 夫祖姊妹 服 夫祖堂姊妹 服

夫父母 服斬齊衰 在室適人 夫姑 並小功 無 夫堂姑 服 夫再從姑 服

妻 斬 在室 夫姊妹 小功 在室 夫姊妹 小功 為夫之 夫堂 在室適 無 夫再三 服

妻為夫親下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其妻 兄弟 服

妻 弟 功 夫 身

總麻 夫再從兄弟子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堂兄弟子 其妻總麻 小功

不杖期妻大功長中 夫兄弟子 殤大功下殤小功 總麻

夫外祖父母 夫之舅 總麻

總麻 夫堂兄弟孫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兄弟孫 其妻總麻 小功

夫之舅 總麻

妻為夫親下

總麻 夫兄弟曾孫 其妻無服

為夫之從母總 夫姨

夫姑及姊妹子 無

身	夫外祖父母	夫之舅	夫姨	夫姑及姊妹子
衰	麻	其妻無服	麻其妻無服	服
適人	不期杖	小功	總	
姊	夫兄弟女	夫兄弟孫女	夫兄弟曾孫女	
從父姊妹	適人大功	無	麻	
姊妹	<small>小功適人總麻為夫之從父兄弟女適人</small>	夫堂兄弟孫		
人總麻	<small>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small>	服		
從姊妹	總麻			
從姊妹	夫再從兄弟女			
從姊妹	出嫁無服			

三殤服上

本族三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為殤
 凡男女二十一年十九歲至二十六歲者
 為長殤十五歲至二十歲為中殤

為從祖叔父
 堂叔父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叔父
 下殤總麻
 父母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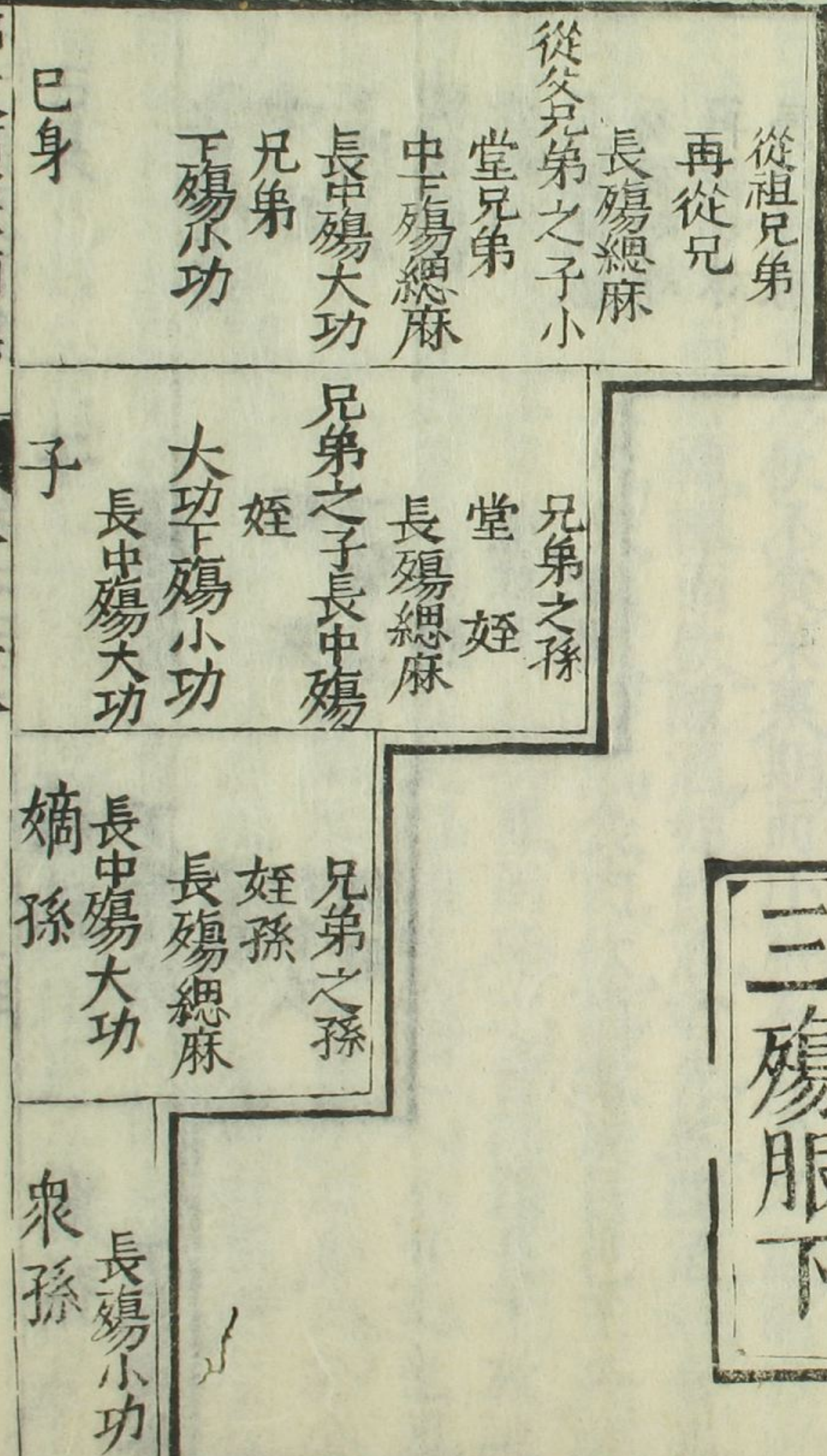
殤之服

十一歲至十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者，皆為無服之殤。哭之以三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二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

父母
長中殤大功
姑
下殤總麻
為從祖姑
堂姑
長殤總麻

三殤服上

三殤服下



已身

長中殤大功

姊妹

下殤小功

從祖姊妹

堂姊妹

長殤總麻

從祖姊妹

再從姊妹

長殤總麻

子

下殤小功

姪女

下殤小功

長殤

堂姪女

總麻

嫡孫

下殤小功

長殤

姪孫女

總麻

衆孫

下殤總麻

三喪期不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實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祥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鮑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

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
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盃米而私令
外進肥肉脯鮓置笱筒中以蠟閉口衣撲裹而納之湖南楚王
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臄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
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
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覩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禮之壞
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
勞之主人亦目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
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哭隨之亦有
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

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
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
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感饌及與人宴
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
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
不復論

詩話

督其作詩

昔歐陽叔弼季默以憂制中不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
設宴兩歐至履當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散歲月忽
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

不能詩此語人信不陋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明當罰子已
沉兩玉舟

居喪作詩

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
淚泉常在解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莫我及傳咸贈王
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雁寒暑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甫以魯
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
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涪溪題詩
云玉環妖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
之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江鄰幾雜錄

忌日當悲 係忌日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
務爾必能悲慄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
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
不知禮意乎 顏氏家訓

累世慎終

江浙憲食定興張舟整遇先恒王淡菴等忌日則悲號追慕其
孫掌謁考老於親儀副竹牒卒三年不飲酒食內女孫清河丞
善翁居工部司程負者喪克自未嘗吟詠舅孫營繕所正琴主
為哭奉祀直叟慟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起復

羣書要語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
 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揜義注若公羊傳所言是也
 又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喪服四制重奪
 孝子之情望慕充窮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抑情徇務其來已久燕許公集頃奪禮於首麻俾從權於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三

蘇合常相制 墨緩治事 常形疏

古今事實

閔子要絰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之也 公羊傳

伯禽征伐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也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

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費

不敢踰制

翟方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詔奪情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入情奇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重入頭長直長

起復本職

唐大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

衰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謁京師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用之瑣職專廟廊之右地

不當佩魚

李宗悛云先公周頤德未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

不佩談錄

非盛世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龍川志

竟不可奪

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又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未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

事類類事直集

卷之五十二

二

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
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
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人在嫌疑之
地必不肯為臣。臣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
潞公次遷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石林過庭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代李副樞乞終喪表

宋庠

洪凶巨釁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餘猥蒙恩諭收官職
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羈囿入服仕途先父勉
臣以義方教臣以忠藎仰其奉國不使顧私由茲奔走之中遂

廢晨昏之半不圖瞻祐無日遭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水纏
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尋常寧可身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
況心馳望家方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
謂之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絕獲報効勞庶
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于最靈願竭餘陰永酬
供造

辭免起復大宰表

王淮

苦塊餘生已瀕死所絲綸渙號俾復書班勅使存臨德音下逮
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中謝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
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携逮夫有立寅緣際遇玷冒高華太馬之
養木伸風水之悲遽至釁號泣血摧痛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

之宅安之事。凡筵是壽。上未乾痛深。陟配之瞻。恨未及泉之
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
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春春之殊。常豈私情之所。
忽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方深。况
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爲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
晚。

同前

王淮

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情荐布。
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益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
玷等司。以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茲顏遠隔。悲隙駟之難。
留厚愛。甫成倚苦。廬而永慕。庶哀恫之制。少酬願復之恩。忽

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追故事以踰前非。
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
疾恙。精神陟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失難堪於應務。伏望
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禱。則聖主得
全於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且銘肝
鑠肺。期報德於他時。

辭免起復表

劉珙

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闕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
伏念臣才非適已。仕本爲親。蚤困宦途。頗闕晨昏之奉。晚逢真
主。方欣甘旨之榮。俄纏藥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
養無容。強食務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鳥。敢

之。敕使荐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國難。疾駕而行。念人子情不
 忍短喪而出。矧今者老在上。忠賢繼登。外無兵革之虞。內有禮
 樂之備。事得其序。功已告成。則焉用於愚臣。裨固違於典禮。伏
 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蕪容。俾訓慈母之恩。俯遂匹夫之志。褒
 形一字。已同華袞之榮。誓畢三年。庶免素冠之刺。

代回都統起復

周必大

起復苦天復。擢戎昭將士。騰歡旌旂。動色伏惟。某官學通三略。
 智達六奇。執戈衛社。於薄伐之中。經武整軍。於中興之後。綵衣
 終養。固殊蓼蓼之莪。要經惟憂。遽嘆藥樂之棘。顧制閫方。專於
 一。尚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穆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
 往記。首辱飛文。惟欣感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

論起復服色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造光幘。慘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
 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
 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
 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為是。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如令
 群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
 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白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
 帶。以治事。從之。朝野雜記。

之
身
卷之五十三
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弔慰

羣書要語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之孝也畏人或以非能者以說厭行上弱不乘橋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同上於人是日不樂同上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邾谷吊生不及哀非養也左傳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語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禮記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四

未嘗飽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語十子於其日，哭則不歌。語十

天子臨弔，君使人弔，致命曰：君聞子喪，使某弔，如何？不淑，主人

哭拜稽首成踊。士喪禮君臨臣喪，乃枝殯。注蓋被除凶邪。左傳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

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號亦號。

哭之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有慟乎？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於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弓

齊衰往弔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

弔於其室

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襄十三

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出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公孫丑

弔不與言

余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入弔。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

百官會弔

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生芻一束

徐堪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釋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青蠅弔客

吳虞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誄者四十人

郝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晉中興書

弔客化鶴

晉陶侃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四 三

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情耶
世說

門無雜賓

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賓之
賓本傳

西門慟哭

謝安既葬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名士獨弔

陳寔弔張讓見避禍門

鼓琴而哭

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能
復賞此否因又哭不吊喪主而去

吊作驢鳴

王仲宣聚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
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世說孫子荆楚有才少所推服唯
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
賓客莫不垂涕哭畢白靈床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
體似聲直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哀棟梁折

衛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
感動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荅曰棟梁折矣何得不

哀

客哭主不哭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指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哭弔嗔畢復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

奔喪得罪

吉黃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門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隸鍾隸所收遂伏法死魏常林傳

自哭亡妾

宋劉德願為孝武狎侮殷貴妃薨上與群臣至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羊志哭殷志亦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含辛為淚

符后死慕容熙制百僚於宮內哭使有司按驗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為淚通鑑

匍匐以弔

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恠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

朝服不弔

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
弔采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携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
方入相吊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吊問深不可也先太師
卽兵部侍郎祐也 談錄

辨哭則不歌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
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孤
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願可謂燠糲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孫公
談圃

屍諫 以下係君臨喪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鮪患
之數以諫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
當成禮置屍北堂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吊問其故具以父言對
靈公蹶然易容曰夫子死以尸諫可謂忠不義矣於是召蘧伯
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 新序
爲諫以弔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記
素服以臨

祭遵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葬車駕素
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徒虜者乎
涕淚成水

羊祐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泣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如此

古今文集

雜著

歐陽詹哀辭

并序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洽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

遊燕餐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茲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驟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譁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上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觀其心

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闈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歡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余故作哀辭以歸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今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朋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

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氏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以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常人友於賢原憲宓子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借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長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

仁賢窮維之隘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子不以病為歿而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德甫余將疇兄

悼東坡文

李方叔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世難行能之蓋世致媚忌之為仇久贈登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輿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語所限一遺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慕子負築場之意實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詩話

淚如河傾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四

九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祭奠

羣書要語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禮記有薦新如朔奠同上苟有
 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溫藻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於鬼神
 左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九歌歌此奠章以侑一卮
 文濁醪一樽寄醉千里汪龍溪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五

夢奠兩楹

見死門

炙雞絮酒

徐穉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自負糶徒步到江夏
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
有死喪負笈赴事嘗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二兩綿絮漬酒暴乾
以覆雞徑到所葬家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
藉以雞置前酌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斗酒沃酹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誓
約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二步
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生芻一束

見弔慰門

冢前奠酒

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賈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洛陽
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
泥漚賈黃中談錄

食瓜遺奠

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
悼之遂輟食遣夜奠於靈座

古今文集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五

七

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道
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灾子之中葉天脫帶
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
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
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
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
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
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哲宗皇帝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居士一人

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
未周紀綱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
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
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祭歐陽文忠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
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
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益不可以數計
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
於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無於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
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恠百出舞魍魎而號狐狸

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夫也。莫不異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肯違。昔我先君懷寶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夤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巳。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尹師魯文

歐陽永叔

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

容於其間。乃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眾。何其窮而至此。乃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有此一罇。莫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永叔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曾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恠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盤，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示觴。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環竒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

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葆，弗竟弗諱，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綽，獻納綢繆，訐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誠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蹄凶，旋變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浴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襍宏綱，塞絕僭今，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燁恩漸，適嬉干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悲其薨，圖究汝哀。來觀來教，公詩益

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効於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
 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享化為充肥帝嘉乃
 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
 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導有
 加公姿鸞鶴我性麀鹿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
 慨實始期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
 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以誣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
 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
 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賞訖外
 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土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
 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群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懷竊寤終

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
 哭醉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
 兮嗚呼哀哉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謹遣男楚畧具酒肴之奠敬奉某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
 銘草藁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
 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雖耻未雪冢骨
 易枯此恨難滅欠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
 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
 于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

公家忠孝闕閔紀德銘功。盡付時推。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諫以
 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擬
 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備詞拙。遠薦
 陳之。如聽予決。想象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
 嗣人。講貫廟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
 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用緝非轍。彼齊
 彼孺。采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悒。山瓢往酌。野藪并設。老淚
 如頽。遠寄清血。嗚呼哀哉。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菽莫予開。各
 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

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鮮
 袂備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予南。我遐巖嶺。頭
 晦殊途。心莫與同。書疏悃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獄。驛
 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篋。我
 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是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呼
 函。發書。歎吐。欷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
 行未幾。公討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及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
 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
 之所依歸。治民以實。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
 膺。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寢佐

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終者又復乎其有吏與之風此猶足以爲善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殿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全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昭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嚮而終倍

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回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然兄喬水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文濡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聞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

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身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託秉義以飭躬

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欣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閑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宵衣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專施何遺時之不遂遽蔡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雲眾咸喜其有瘳異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

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燦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
 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萃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戩而有
 約盡令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言車而僅至考日月之
 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
 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莫與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
 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朱元晦

故友台州刺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
 時俯仰狗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諾
 諤儒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嗷嗷百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鷗
 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

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
 厲峴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群公所為變倍而駭愕善
 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備哉自明之為人
 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作者
 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
 悲紛慶吊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
 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替心毋以
 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款實
 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計來噉焉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至
 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醉詞
 與淚以俱揚嗚呼哀哉

祭徐子宜侍郎文

葉正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書。惶夜驚剗。心為謀殞。身
為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
波亂。騰書文章。預指牢犴。請誅請族。以一牀萬自茲十年。旅食
飢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醫。穉兒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攘臂
嗔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克。投之淪城。俾寒賊衝。毀樓學。初燒土
補墻。募兵滿階。鼓劔交宵。秣陵之晝。眾固不右。遂徙豫章。聞聽
日謬。涕羹再興。羅織重就。朝傳龍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
前功。廟祐之恩。陳其往寃。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室人
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沖。氣順詞正。如璋如珪。起愛
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

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
一觴。歸安於泉。

祭薛子舒文

葉正則

嗚呼元化顯行。眾托繁興。失其所弘。寥寥罕承。孰挈乎道。而贈
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群疑。百世
孤通。子生其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存菽。未聞先悟。未睹
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鑑
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絳老。展於
城輿。忍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子胡必然。有視
無暄。寒泉沉沉。露菊采采。餅壘覆翻。天地常在。

祭勉齋黃寺丞文

趙履常

嗚呼文儒之士莫不為昌母刺臆村師模其荒貌澤其髮被服
 先王非不可觀如潦方張及一旦利害毫髮則相顧氣奪遁走
 披猖益自朱氏之歿時事一變而斯道幾於淪亡公之得其傳
 於朱氏者甚親也規園矩方擇精而語詳不惟經訓理說可以
 緝遺緒嗣絕響表獨立於鄭公之鄉而其行義堅正難進易退
 之節又足以左軌前哲抗浮雲而磨蒼蒼僕昔與公定交於朱
 氏之堂太茲來南日接從容固竊羨其年艾而氣劔何恙亟逝
 聞之彷徨布衣十年縮郡章而儀朝行不為不達矣而笥無兼
 衣瓶無宿糧入言其家敗帍瓦燈四壁淒涼親黨聚食其饘粿
 學徒相吊而俵俵講道無師不特為一閭惜而東南人物求如
 公比者蓋如晨星之相望路人聞之且相語而掩泣則契好素

厚者當如何其悲傷悠悠我思惻其難忘君靈若在歆此薦觴

賻贈

助葬附

羣書要語賻助也贈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遠思終副至意
 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送贈之為言稱也送
 之為言遺也白虎通賻莫於生死兩施儀禮弔喪弗能賻不問
 其所費曲禮贈死不及尸非禮也注尸未葬之通稱禮元乘馬
 曰贈衣衾曰送貝玉曰送錢財曰賻穀梁傳曾人之贈也三女
 三纁儀禮吾惡乎涕泗而無以將之家語賻贈所以佐生贈送
 所以送死荀大畧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前集

賻布班貧

子桃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桃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桃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桃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說駭而賻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駭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駭說駭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第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攝束帛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不釋服而禭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鄭注：不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

以璠璣斂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死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還其賦斂

還其賦斂

漢原涉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本傳

懷練一匹

後王丹傳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辭其賻贈

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

悉辭賻賻

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

送終本傳

送以家貲以下係助葬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緡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贈以麥舟

本朝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遺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谷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

日已付之矣 冷齋夜話

鑿資助葬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萬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燕談

古今文集

古詩

李憲仲哀詞并叙

蘇子瞻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賦不及與之遊

也而識其子薦有年矣薦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匱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薦辭之不可乃以遺薦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薦者庶幾皆有以助之薦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太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良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監車因騏驎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窳嗟君獨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慨滋湯阜誰能脫左駝太事不可緩

贈章默

蘇子瞻

章默居士字李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墜。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離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陀林。鳥鳶任狼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五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74